

# 本想两头通吃 落得一命呜呼

## 由“元帅右监军印”说红袄军首领李全

□张漱耳

### 反抗的火焰遍齐鲁

1957年山东省文物普查期间，诸城县文物工作者在辛兴齐沟村征集到这枚“元帅右监军印”。印通高5.2厘米，印面方形，边长8.3厘米，背部上方横向阴刻“辛卯年”三字纪年，左侧竖行排列“山东淮南行尚书省造”，右侧对应边款复刻印面全文。原始包浆与铭文均保留完好，1962年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1982年定级复评，因其具备典型性、稀缺性和历史价值三重标准，仍被专家组维持了国家一级文物的评级。近来，随着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，诸城市博物馆通过X射线成像，在印纽内部发现“王”字标记，推测与监造工匠的姓氏有关。

金末元初时的辛卯年为1231年，时李全投降蒙古领山东、淮南行尚书省后，铸此军事官阶凭证信物。印文采用的叠篆书体基本符合金朝规范，印证着李全接受执掌地方军事机构的重要史实。

说起李全和山东红袄军的事儿，须回溯到13世纪初的宋金元交替时期。此时南宋偏隅临安（今杭州）接近百年，地处北方的山东为金朝统治。由于蒙古军突然崛起南侵，南宋政权北伐，金朝统治者加重了盘剥，导致民怨沸腾，山东、河北等地沦为了人间地狱。

这时候这环境，必然会有豪杰站出来。最先是益都县杨家庄以鬻鞍材为业，市人呼为“杨鞍儿”（遂自名杨安儿）自金大安三年（1211年）起，与泰安的刘二祖，不堪统治者的敲骨吸髓，分别在所在地聚众起义。为显示与金国崇尚的白色军服相抗，起义队伍均以着红袄为标记，民众称作红袄军，统治者称为红袄贼。红袄军没有明确纲领，就是为了吃上饭，算是小打小闹。史籍的说法“山东无赖往往相聚剽掠”。

不料，1213年秋，成吉思汗率军从紫荆关入中原，在大肆劫掠一番后撤军。这是蒙古军的特点，并不占据城池和土地，破坏劫掠上一把就撤，显现出游牧民族的本性。黎民百姓不明就里，早已纷纷南逃，留下一大片荒芜的土地。未逃者若活下去，只有造反一条路。史书这样说：“金贞佑主南渡，而元军北还。是时河朔为墟，荡然无统，强焉弱凌，众焉寡暴，孰得而控制之？故其遗民自相吞噬殆尽……”

正是被蒙古军这么一搅和，才将原本不成气候的红袄军整活跃了。杨安儿和刘二祖一东一西同时举事。杨从益都起兵，剽掠莒县、密州等地；刘从泰山起兵，剽掠临淄、沂州。相对杨安儿的“益都红袄军”和刘二祖的“泰安红袄军”，李全的“潍州红袄军”还挂不上号。

李全来自农家“三胞胎兄弟”，自小习武，一杆铁枪使得出神入化，被称“李铁枪”。未举事前以贩牛马、当屠夫糊口。蒙军来袭，母亲和一个哥哥被杀，李全与仲兄李福揭竿而起，拉起了数千

诸城博物馆藏有宋金元时期的一枚铜印，印面为“元帅右监军印”，经考证系山东红袄起义军遗存的文物，印主人推为首领李全。李全潍州（今潍坊）人氏，在宋金蒙关系最微妙的时代起兵抗金，故南宋朝没有视他“流寇”，反倒赋予其统领一方的朝廷命官；后蒙古军崛起，他在山东益都受困投降，被蒙古任为“都元帅行山东路尚书省事”，该印算是物证。因为他反复横跳，一面领着南宋的粮饷，一面谋划攻打南宋，最终自食其果遭到覆灭而惹人耻笑。

▶元帅右监军印，现藏诸城市博物馆



人的队伍。

### “梨花枪”“李铁枪”联袂

1214年，蒙军退兵后，金廷着手解决杨安儿、刘二祖两股起义军。任命了大将仆散安贞为山东路统军安抚使，于益都城东击溃杨安儿。逼杨安儿率众转向山东半岛。所到之处，金国守将闻风丧胆。先后有莱州太守徐汝贤、登州刺史耿格向义军投降，杨安儿士气大振，遂在半岛称帝：“遂僭号，置官属，改元天顺。”

金朝恼了，令仆散安贞镇压。

有点力不从心的仆散安贞联合安化军节度使等进击杨安儿，也收效甚微，不能取胜。最后派奸细曹全等人诈降，潜入莱州城，与内奸勾结，大举进攻时敞开城门，方拿下莱州。兵败的杨安儿乘小船逃到海上，在即墨海域的岠嵎山，被扮做船夫的金人奸细打落水中遇害。

东路平定，仆散安贞回军收拾西路刘二祖。双方在大沫崮激战，因金军攻势猛烈，刘二祖在作战中负伤被俘，最终被斩首。山东红袄军步入低谷。

金廷借机试图通过怀柔安抚山东民众，稳固统治。下诏：“山东东、西路贼党犹啸聚作过者，诏书到日，并与免罪，各令复业。”

然而事与愿违。杨安儿的亲妹妹杨妙真，就在“益都红袄军”中，她善于骑射，一杆梨花枪舞动起来犹如散开的梨花。明朝军事家戚继光曾在军事操典评价：“枪法之传，始于杨氏，谓之曰梨花，天下成尚之，变幻莫测，神化无穷，后世鲜有得其奥者”。因巾帼不让须眉，她在杨安儿死后被义军推举首领。1215年，杨妙真收拢起的残部尚有一万多人，拉到莒州马鞍山（今莒南县涝坡乡与莒县中楼交界处）驻扎。

不久，李全率部前来投奔。杨

妙真与李全成为风尘知己，两支义军合并，二人并于此地结婚。据《大金国志》记载，结婚前两人经过了一番比武较量：“（杨妙真）能飞马植枪，深入一尺，令（李）全飞马而拔之，全不能拔，下马屈服，遂为夫妇。”

自与杨妙真联姻后，李全始有名声。《金史》对安抚政策失败如此记载：“自杨安儿、刘二祖败后，河北残破，干戈相寻。其党往往复相团结，所在寇掠，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，号‘红袄贼’。官军虽讨之，不能除也。大概皆李全、国用安、时青之徒焉。”

1217年，金国难以抵挡蒙军，被迫放弃了北方大片国土，将都城从中都大兴府（今北京）迁往开封府。有感局促于河南一隅，金国试图从羸弱的南宋手里扩大生存空间，不顾自己已是强弩之末，对南宋开战。结果，南宋不但击退了它的入侵，还趁机北伐。

南宋派遣曾是杨安儿旧将的季先到山东招降红袄军。由于山东的起义武装从感情上亲宋，招降很顺利，纷纷同意“附宋抗金”。季先成为第一支附宋的义军首领，朝廷赋予其“忠义民兵”称号。而李全夫妇，此时正为因农田荒废义军出现粮荒忧虑。山寨虽劫存了不少金银财宝，但不能当饭吃，只靠南方偶来的走私者运来粮食，不过杯水车薪不顶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恰好季先前来联络，夫妇从解决军粮计也“附宋抗金”。

在南宋的支援下，李全夫妇在向金军进攻中骁勇善战，在淮河一带屡败金军，阻挡其不能越淮。不过，南宋对他们不放心，划定以淮为界，禁止南渡，只准北上。故这时候李全的红袄军被称为“北军”。

### 反复横跳来回摇摆

不能取胜，退守益都。时南宋管不到山东，无法提供支援，李全受困。史书称“全大小百战，终不利，婴城自守。大元筑长围，夜布狗砦，粮援路绝。”

长期围困受不了。1227年，李全突围遭迎头痛击，被斩首七千余级，又退回城内。“食牛马及人且尽，将自食其军。初军民数十万，至是馀数千矣。”

山穷水尽的李全，想投降又怕部将异议，就假装焚香南拜，要自缢而死，暗里支使亲信郑衍德救下自己，让其说出“留得青山在，归顺蒙古，不一定不是福”之语。郑衍德依计而行，李全顺水推舟，打开了城门。

不少蒙古将领认为李全是被迫投降，除掉他以绝后患。富珠哩力排众议，上表奏闻蒙古皇帝任命李全为山东、淮南、楚州的长官。蒙古果然准奏，依然保留了李全的军队，封他领山东淮南、楚州行省，负责两大行政区军政事务。山东各郡县闻讯后，也纷纷投降。

### 利令智昏失去“金主”

此后，李全铸造了“元帅右监军印”。鉴于当时蒙古人尚无授印一说，加之又不是用的蒙汉两种文字，这个“元帅右监军”还是金朝的军事官衔，有理由推定系李全为号令军队而由汉人私铸。今博物馆通过X射线在印纽内部发现的“王”字，也算汉人私铸的佐证。

闻讯李全投靠了蒙古军，南宋杀了李全在南宋朝廷的胞弟李福，并就近拉拢义军时青，突袭楚州大本营，尽杀李全留守所部。李全大怒，挥师南下报仇。

李全有所耳闻，对南宋朝廷持积极表现的态度。1219年，金宣宗下诏招抚他。李全回信：“宁作江淮之鬼，不为金国之臣。”还把父母兄嫂的骨灰葬在淮南，发誓绝不“北向”。

鉴此，南宋任命李全为京东副总管。同年，金军南伐，李全在金军退路上阻击。他察觉金朝元帅张林有意归宋，于是“薄兵青州城下，陈说国家威德”，以自己的行为游说张林，张林“以青、莒、密、登、莱、潍、淄、滨、棣、宁海、济南十二州来归”。李全上表称：“举诸七十城之全齐，归我三百年之旧主。”

功劳如此之大，南宋对李全加官晋爵，委其屯驻楚州。楚州地处淮河下游，是南宋守卫长江门户两淮防区的核心重镇，南宋把此地交付他统辖，表明对李全的信任。

1223年，南宋放许国淮东安抚制置使，许偏袒南军，压制北军，私自扣留北军军需，导致李全不满，诛杀了许国，史称“楚城之乱”。由于南宋丞相史弥远对此选择了妥协，致使李全野心膨胀，他在吞并了涟水忠义军后，又逼反了张林。1225年，又离楚北上扩大地盘。当年攻下青州，成为地方上最大的一个军阀。

翌年九月，蒙古军进入山东，招降李全。李全不从，蒙军将领富珠哩率军包围了青州。李全迎战，

这就使得南宋罕见一致地作出对他出手的决定了。南宋削去了李全的官职，断了他和军队的粮食和工资。饿着肚子还怎么打仗？军队一片慌乱。旋即，李全在攻打扬州时中计，陷入泥淖中不能自拔，被宋制勇军赵必胜等人乱枪刺死。

李全最后这一脚踢到了铁板。须知，没有稳定的政治联盟和民心归附，处在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乱世，单纯的军事是撑不下去的。

李全死后，人马一部分投降南宋，一部分随杨妙真返回益都。蒙古王朝任命杨妙真都元帅行省山东，成为元代唯一的女行省。后来无论是《宋史》还是《元史》，李全夫妇皆被列入《叛臣传》，这恐怕是对他们来回摇摆“骑墙”的报应吧。